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CITYCOMIC
城市漫画

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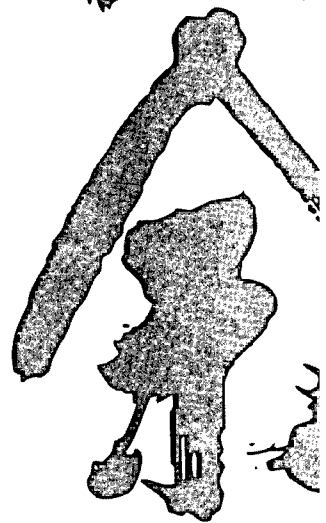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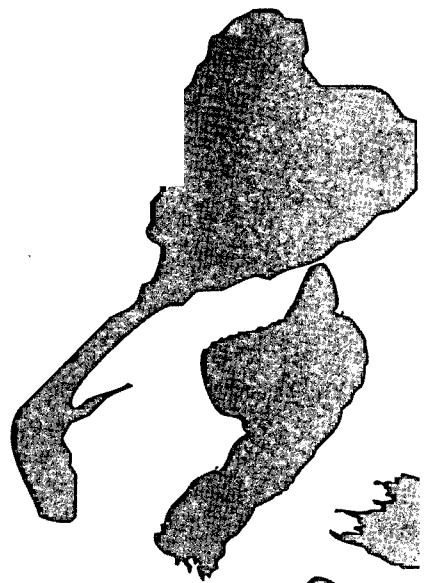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权臣宝典

猫腻 著

芥末

包裹在他最外面的是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，外衣下面是使人流泪的芥末，芥末下面是甜得发腻的奶油，奶油下面是苦涩无比的毒药……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天下权臣宝典

猫腻 /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庆余年：天下权臣宝典. 第3部/猫腻著.—北京：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，2008.6

ISBN 978-7-5057-2444-0

I. 庆… II. 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7891 号

书名	庆余年：天下权臣宝典. 第3部
著者	猫 腻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 千字
版次	2008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444-0
定价	2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大宋年

天下权臣宝典(第叁部)

第四卷 北海雾

- 第十二章 科场弊案 2
- 第十三章 雨中访友(一) 6
- 第十四章 雨中访友(二) 10
- 第十五章 闪亮的日子 14
- 第十六章 皇榜 18
- 第十七章 权臣刚刚上路 21
- 第十八章 京官的反击 25
- 第十九章 辩 29
- 第二十章 大闹刑部 33
- 第二十一章 提司！提司！ 37
- 第二十二章 初登门 41
- 第二十三章 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监察院 45
- 第二十四章 人世间的影子 48
- 第二十五章 小花 53
- 第二十六章 阴寒的装备 57
- 第二十七章 凄凄 61
- 第二十八章 夜夜夜夜 65
- 第二十九章 肖恩出狱 69
- 第三十章 京外 73
- 第三十一章 毫无美感的下毒 77
- 第三十二章 马车春色 81
- 第三十三章 白袖招 85
- 第三十四章 向肖恩学习 89
- 第三十五章 京中杀人细无声 93
- 第三十六章 油伞骨中一柄剑 97
- 第三十七章 白鸟在湖人在心 101
- 第三十八章 司理理的秘密 105
- 第三十九章 长公主的愿景 109
- 第四十章 出押 113
- 第四十一章 开门，放狗 117
- 第四十二章 你死，我活 121
- 第四十三章 草甸惊变 125
- 第四十四章 海棠朵朵 129
- 第四十五章 以无耻人有德 133

天不亡秦

天不亡秦
第六部

- 第四十六章 无题 137
- 第四十七章 海棠春 141
- 第四十八章 心战前传 145
- 第四十九章 一字记之曰心 149
- 第五十章 雾渡河 154
- 第五十一章 官道边 157
- 第五十二章 上京城 160
- 第五十三章 斑驳城墙夜色重 165
- 第五十四章 使团入宫 169
- 第五十五章 与皇帝聊天 173
- 第五十六章 姓范的牛人很多 177
- 第五十七章 你就是一村姑！ 181
- 第五十八章 摇啊摇 185
- 第五十九章 使团本是打架团 189
- 第六十章 谭武不弄文 193
- 第六十一章 秀水街的老铺 196
- 第六十二章 皇商的近况 200
- 第六十三章 长宁侯府 204
- 第六十四章 您想发财吗？ 208
- 第六十五章 关范卿何事？ 212
- 第六十六章 初见言冰云 216
- 第六十七章 撕白袍 220
- 第六十八章 理想主义者 224
- 第六十九章 雨夜见沈重 228
- 第七十章 小言脱身 232
- 第七十一章 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样 236
- 第七十二章 谋划 240
- 第七十三章 怜子如何不丈夫 244
- 第七十四章 巷中杀人 248
- 第七十五章 上京暗哨 252
- 第七十六章 有喜 256
- 第七十七章 若若要嫁人！ 260

黄宗军

天下权臣曲
第叁部

- 第七十八章 多多益善 264
- 第七十九章 俯瞰越狱事 268
- 第八十章 埋伏 272
- 第八十一章 事败 276
- 第八十二章 范闲也尾行 280
- 第八十三章 湿柴与黑拳 284
- 第八十四章 范闲跳崖 288
- 第八十五章 世间游客 292
- 第八十六章 永夜之庙 296
- 第八十七章 逃出神庙的小姑娘 300
- 第八十八章 今日本章无题 305
- 第八十九章 闭目从此闲 309

天保三年

天下权臣宝曲 第三部

第四卷 北海雾

第十二章 科场弊案

稀稀疏疏的雨点，落在客栈四周，伴着细雨，时不时还有一道春雷响起，而那些学生们却似乎呆了，傻乎乎地站在那里。这条巷子是外地学子赶京赴考集居之地，故而人数极多，而在先前那声喊后，人群马上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沉默之中。

许久之后，才有人回过神来，向先前喊话的那个学生围了过去，好一阵扰攘，就像是开了锅一般，七嘴八舌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侯季常、杨万里等三人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神色，却强压着内心的冲动，只是走到了栏边，听着众人的对话。

问话的人太多，答话的却只有一个，弄了半天，三人才听明白，原来昨夜监察院一处竟是出动了一百多名密探，分作了五路，直接扑向了城南郭府，而有四路却是去了另四处宅子，捉了四名江南来的学子。

由于动作极快，所以消息被掩盖了整夜，直到早朝之时，皇帝陛下才淡淡说道，他已经颁旨，令监察院详查本次科场弊案，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了混乱，此时诸位大臣才知道为什么礼部尚书郭攸之会没有站在队列之中。

内心深处真正一片平静的，只有宰相大人、户部尚书大人，当然，还有那位依然没有上朝的监察院陈萍萍大人。

此次监察院的行动极快极准，尤其是抓四名江南士子的队伍，当场搜出了他们与某些官员来往的书信，而在郭府之中，更是查抄出来数目相当惊人的银两。据初步的调查显示，这四位江南士子家中均是一方豪强，竟有三家是盐商，此次入京赶考携带了大批金银，走了许多路子，终于投到了郭尚书的门下。

郭攸之此时已经入了监察院的大狱，而那四位江南士子也成了可怜兮兮的座上客，监察院四处更是从昨日起，就开始令江南分部着手拿人，务求办成铁案。因为名义上这四位江南士子是买通了春闱总裁官郭尚书，但实际上大部分的银钱却是递进了东宫，所以此案的最后背景是……太子。

当然，这些细节上的事情，学生们不会知道一丝一毫，只知道在雨中痛骂郭尚书，竟是连可怜老郭的老母弱子都没有放过。

陛下此次彻查科场弊案的决心看来极大，除了礼部之外，至少还有十数位官员因为此事被停职待查，据江湖传言，之所以此次查得如此之快，捉得如此之准，全是因为一份黑名单，那名单上面写着此次春闱与朝中官员们勾结的士子名字，监察院由士子着手，反推而索，成效极佳。

侯季常有些震惊地从栏边走回酒桌，举起酒杯倾入喉中，似是不觉酒水辛辣，犹自出神地说道：“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。”

“没想到什么？”杨万里与成佳林二人也还没有从这惊天的消息里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地问道。

侯季常哈哈一笑，重重一拍桌面，说道：“没想到监察院出手如此之准，如此之狠，竟能搞到能致朝中贵人于死地的名单。”他端起酒壶，给二位朋友杯中倒满，举杯相邀，满脸兴奋道，“来，咱们敬监察院一杯！”

“干！”杨成二人哪有他话，兴奋地举杯而尽。

此时客栈之中全是兴奋的年轻学子在邀人痛饮着，庆国官场积弊已久，虽然谁都知道不可能仅仅靠捉住一位礼部尚书，就完全改变这种局面，但正所谓万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只要陛下真的发现了问题，愿意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些年轻的、有朝气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单纯至极的读书人都相信，庆国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。

……

良久之后，酒意渐上胸腑，杨万里迷离着双眼，有些傻傻地笑道：“真是痛快，就算此次不中，但能身逢如此惊天之事，也算是痛快了一回。”

成佳林喝的少些，人也最清醒，他对于仕途向来热衷，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既然此次科场弊案已经揭开了，那……此次春闱会不会重考？”

“不会。”相反，侯季常在几壶酒下肚之后，清瘦的脸上却显得平静了起来，眸子变得极为清亮，“这只是陛下的一次警告，而且此事有过先例，

十二年前，天下初定，春闱也有事变，当年斩了十四位礼部官员，但是春闱的成绩依然照常发布，只是那些与官员有染的学生被除名，由后面的补了上来。”

“那……咱们岂不是有机会了？”杨万里憨憨地笑着，本性纯良的他想问题很简单，“三甲只有这么些名额，等那些走歪门邪道的仁兄被除名后，我们的机会就大多了。”

侯季常冷笑道：“如果不是有更贵的贵人也在做这件事情，郭尚书只不过是一部大臣，哪里敢在这国之大典上动手脚。那些贵人要保的学生只怕更多，而仅仅剔了四个盐商的儿子，于大势又有何补？”

另二人心想果然如此，不免脸色又有些黯然。半晌之后，杨万里忽然一拍桌子，笑道：“不论如何，这也算是一桩痛快事。去年京里最轰动的便是那场言纸，逼着长公主回了信阳，今年最轰动的，恐怕便是这份黑名单了，居然生生掀翻了一个当朝尚书。”

成佳林面有忧色道：“等明天三甲出来了再说吧。”

侯季常知道他的性子，对于此次春闱依然保有幻想，微微笑着，也不去理他，说道：“我得去把史阐立那小子从床上拉起来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”

杨万里笑道：“记得让他买些吃食。”

“漂亮，真漂亮。”范闲轻轻弹着王启年带过来的纸，心情大佳。婉儿坐在他身旁，有些担心地说道：“你不担心太子哥哥知道是你告发的弊案？”

今日，被父亲重重训斥了一顿的范闲，破天荒地被禁了足，只得老老实实待在了府里。他知道自己这桩事做得确实有些过于荒唐，当然，如果不是事先从院里得到消息，知道皇帝陛下今年准备杀鸡儆猴，范闲也不敢来当这个“污点证人”与满朝文武为敌。

其实那份名单算不得什么秘辛，范闲手中有几张纸条，那些座师提调，谁手里没几张？单看这种光明正大的弊场声势，就知道庆国官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此次监察院查弊案，才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一时间也没有谁会首先怀疑到范闲的头上来。

听着妻子发问，范闲的脸上露出一丝莫名的神情道：“你那位太子哥

哥的胆子太大，手段太差，这满朝文武也是一群胆大包天的糊涂蛋，春闹舞弊是何等样的大事，竟然闹得天下皆知，就算我不告发，若陛下要查，难道他们还想瞒得住？”

婉儿从被窝里爬了起来，静静地看着他的脸：“相公，以后不要这么行险了，世上没有不过风的墙，若真让人知道此事与你有关，日后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凉拌。”范闲又说了一个妻子听不懂的俏皮话，接着微笑道，“就算知道了又如何？”

婉儿叹了一口气，心想自己这位相公知书达理，满腹诗华，外表看似平稳，但谁也保不准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癫狂的事情来。

范闲知道妻子担心自己，静静说道：“此事的关键还是宫中。科举是什么？是陛下为自己收拢人才的手段，前朝有位皇帝曾经在科举的时候哈哈大笑，说天下英雄从此尽入我的网中。陛下能容忍朝中官员用科举的名额来换取财富，但不能容忍所有的名额都被用来换取不义之财。更何况，太子和大皇子都在这件事情里插了手，咱们的皇帝舅舅也不得不要问自己一句……自己这两个儿子到底想做什么？”

婉儿有些听不明白，好奇地说道：“自然是要培植自己日后在朝中的势力。”

范闲笑着继续问道：“那陛下就要问了，你培植自己的势力做什么？大皇子可是个领兵的人，在朝中要这么大的势力做什么？”

婉儿苦笑道：“那太子哥哥呢？他是一国储君，培养人才倒算是说得过去，毕竟他将来也是要执掌国朝的天子，以往在东宫听讲课的时候，太傅曾经说过，东宫不能无为，不惧流言，率先准备一些臣子以备将来之用，这才算是真正的赤忠，天子家的孝义。”

范闲摇摇头，露出淡淡的讥屑，说道：“太傅文章大约是好的，道理肯定是对的，但问题是，当今陛下身体健康，东宫这时候就开始培养人才，陛下就会不得不在心里问自己一句，太子难道着急了？”

第十三章 雨中访友（一）

婉儿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发现事情确实是这样，又听着范闲继续说道：“所以说，陛下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，能忍百官，不能忍自己的儿子，如果陛下一直不想便罢了，但只要开始想第一个问题，便无法控制地会怀疑到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整顿科场弊案也就成了自然之事。”

林婉儿将头靠在他的怀里，轻声说道：“其实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简单，若我愿意想也能想明白，为什么太子哥哥他们却想不明白？”

“不是想不明白，只是太子本身已经开始有不安全感。”范闲想到年初时皇帝陛下给三位成年皇子的赏赐，那里面含着的深意，就连范闲也看不大明白，想来不论是太子还是大皇子，都有些惊悚不安，所以此次科场之上，才会手伸得如此长。

林婉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也不求相公能封王裂土，只求能做个逍遥侯爷就好了，这些事情总是麻烦得厉害。”

“富贵闲人，固我所愿也。”范闲笑着应道，想到贾宝玉的那个外号，接着说道，“只是有些事情看不惯，总会犯犯嫌，谁叫我与父亲大人的名字取得都不怎么好。”

见他打趣家翁，林婉儿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，顿了顿又问道：“父亲那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”

“放心吧，父亲当天夜里就去了趟相府。”范闲又重复了最开头那几个字，摇头赞叹道，“所以我先前说监察院这事办得漂亮，你看看最近落网的这些官员，除了郭尚书之外，包括东宫、枢密院里都有人落马，岳丈那边虽然也损了一位右侍郎，但毕竟没有伤筋动骨，如果不是浸淫官场数十年的老手来办，这种分寸感断然不能掌握得如此炉火纯青。”

“这很难吗？”林婉儿微笑着问道。

范闲的手指轻轻从妻子的黑发间梳过，轻声回答道：“很难，要让那些势力痛，又不能让他们痛死，免得陛下不好处理。”

说完这话，他的眉宇间涌出淡淡忧色。

“怎么了？”心细如发的婉儿抱紧了相公的胳膊，关心地问道。

范闲摇了摇头，想将心里的那个隐忧挥去：“我本来以为这次揭弊案，一定瞒不住天下人，所以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，没想到监察院将我掩护得极好，不过你说得对，这个世上没有水泥墙，总会被东宫知道我与监察院的关系。而且……庆国的疯子太多，我这时候在担心那个跛了的疯子。”

“陈萍萍？”林婉儿马上知道他说的是谁，但她并不清楚相公除了告发弊案之外，与监察院那个恐怖的特务机关还有什么联系，所以有些疑惑，这疑惑太过强烈，甚至掩去了水泥墙这三个不明之字。

范闲笑了笑，并没有将这事完全说明白，只是轻声道：“我担心陈萍萍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瞒这件事情。”

“他敢！”

每一个少女都喜欢自己的相公是个满怀正义感的英雄，所以范闲此次暗中告发弊案，虽然林婉儿有些担心，但内心深处却很是满足与骄傲，此时听着陈萍萍要将相公推到世人面前，一想到那种危险，娇躯一震，郡主之气大作，哼道：“我明天就入宫找太后去！”

范闲哈哈大笑，安慰道：“陈萍萍就算将我托出来，只怕存的也不是什么坏念头。”

林婉儿听不明白，范闲却清楚，在夜宴诗会之后，如果想在庆国百姓之中牢固树立自己的地位名声，此次揭弊案一事，无疑是最好的机会。按照费介老师曾经说过的，既然母亲的亲密战友陈萍萍一直不甘心自己当个内库富家翁，非要让自己执掌监察院，那么按照传说中陈萍萍的性格，借着春闹弊案一事，让自己猛然跃出众生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——问题在于，得到与失去的比例到底是多少？这一点范闲还有些拿不准。

他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看着窗外的渐渐细雨，这才发现时辰已经近午，自己竟是与妻子在床上缠绵了大半日，不免甜甜地笑了起来，只是笑容里有些疲惫。此次揭弊案，一是因为自己确实可怜那些真有才学的士子，二是不忿那些皇子们把自己当绳子一样在拔，而最重要的原因，却是他想最后试一次陈萍萍。

范闲将去北齐，所以他必须清楚，那个实力恐怖的监察院老人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，同时，他更想看清楚，那位隐在老人背后的九五至尊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。

态度决定一切，态度决定关系，态度可以揭示历史，可以揭示……身世。范闲微微眯眼，透过烙印着母亲气息的玻璃窗，看着天上的乌云，觉得庆国的一切就像一道有趣的脑筋急转弯题，而自己似乎一直行走在无限接近真相的道路上。

也许，目标已经很近了。

范府之外微湿的长街上，一辆没有标记的马车正安静地停在那儿，忽然间，一个人影从里面像片落叶一般飘了出来，将要降落到地面的时候，右掌在车厢沿上一搭，整个人已经钻入了马车。

“走。”范闲屁股刚刚坐到椅上，就开始发话。

藤子京从御者的位置上回头看了少爷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少爷，如果老爷知道这时节你还出门，会教训小的。”

范闲笑得更苦：“再不赶紧走，不止老爷要拿棍子打我这不孝子，就连你那位温柔的少奶奶都要拿绳子来绑我了。”

这时节，京里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，礼部尚书郭攸之被逮下狱的消息，只用了一个时辰就传遍了整座京都，但凡与春闱有关的官员们都坐立不安地留在家中，生怕一会儿之后，监察院的密探就会来敲门，然后客客气气地请自己去喝茶。

而范闲身为弊案的关键人物，深知内情的司南伯范建大人与晨郡主更是不敢放他出去，所以他只好偷偷溜了出来，叹气说道：“藤大，幸亏少爷我在京里还有你这个心腹，不然连出趟门都不容易。”

一直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的王启年，愁眉苦脸道：“大人，下官一直想努力成为你的心腹。”

范闲哈哈笑了起来，调侃道：“王启年，你应该去说相声。”

马鞭一响，黑色的马车缓缓向前行去，沿途的青树经雨水一洗，更显青嫩，在马车的后方，有几个监察院的密探穿着各色雨具，远远跟着这辆马车，他们都是启年小组的人，专门负责范提司的安全。

“如果朝中有官员报复怎么办？我这里的人手有些不足。”王启年知道范提司与院里做了什么事情，有些担心。

范闲微微一笑，眸子里寒意一现：“现在不同于当初，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是牛栏街，本官倒想看看，除了那个疯婆子，还有谁敢在京都里，

圣上的眼皮下面刺杀我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藤子京也不回头，低声问道。

范闲看了王启年一眼，王启年轻声说了个地名，然后解释道：“很凑巧，大人看上的那几名学生，都住在一家客栈里。”

马车在叠衣巷的外面就停了下来，空中还在落着小雨，范闲下车后与藤子京二人撑着纸伞往里走去，而王启年早已消失在了人群之中。

这叠衣巷是外郡来京举子聚居的地方，今天京里又爆发了科场弊案，所以此时犹是人声鼎沸，拥挤得厉害。范闲举着伞，小心翼翼地沿街往里走着，伞面略微向外倾着，免得伞上的雨水落到街边檐下避雨的小贩锅中。

“借光借光。”一位身材瘦削的读书人急切地喊着，手里提着两壶酒，擦过范闲二人的身边时，回头看了范闲一眼，又继续朝着前方急奔，竟是不畏由天而降的雨水。

范闲举着伞，看着消失在雨中的那人，摇头笑道：“这和当初毕业时的那群疯子多像？只要考试完了，就得狂醉一番。”他咂吧咂吧嘴，有些遗憾当初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参加学校的毕业宴。

藤子京听得不是很明白，但依然恭谨解释道：“估摸着是郭攸之倒台一事，让这些学生如此兴奋。”

“郭尚书的风评很差吗？”范闲随意往前行着，看着就像是喜欢雨中散步的公子哥。

藤子京笑道：“京官没几个风评好的，庄里有句俗话，若将六部的官员排队砍脑袋，估摸着能有一个是冤枉的。”

范闲哈哈一笑，心想前世时也有这种笑话，打趣道：“那你说我父亲是不是冤枉的那个？”

世人皆知，司南伯范建先为户部侍郎，后为尚书，不知道从国库里捞了多少银子，若说大贪官，范闲的父亲岳父只怕是逃不出前三名去。但这话藤子京哪里敢说，听着少爷这问题，冷汗就开始往后背里钻，苦笑道：“少爷，小的失言，您可千万别介意。”

“贪官怕什么？世人不患官贪，却患这官贪而无能。”

“公子这话不妥。”

忽然有个人毫不客气地从旁钻进了范闲的伞里避雨，手里捧着一个纸包的烧鸡，连这漫天雨丝都掩不住烧鸡的微焦香味。

第十四章 雨中访友（二）

雨，一直落下来，巷中行人里的几把伞像几株可怜的花儿一样开放着。

范闲微笑着看了这个莽撞的年轻人一眼，发现对方身上已经湿了一大片，于是没有说什么，如果对方真是个歹人的话，在先前那一瞬间，范闲至少有五种方法让对方马上丧失行动能力。

很显然，这只是一个买烧鸡去凑酒席的穷书生。于是范闲并不停步，举伞往前走去。他走得潇洒，那位挤进伞里的年轻人也是潇洒，竟不多说一句，站在范闲的右边，借他的布伞挡着头顶天空，神态自若地跟上前去。

就这般同伞而行数十步，范闲愈发觉着这年轻人的性情有些可爱了，如果是一般的书生，哪里会这样冒失钻进别人的伞下，而且沉默共行数十步，竟是一丝不自在的神色也没有。于是他微微偏头，细细打量了一番，发现这位年轻人长相倒是普通，只是两抹眉毛极浓，就像是被人用毛笔厚涂了一道般。

藤子京落后两步跟着。

这伞下的二人依然沉默前行，不知道是在比拼耐心还是什么，终究还是范闲微笑着发问：“先前说不妥，不知哪里不妥？”

见伞的主人发话，那位年轻书生极有礼貌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官若贪了，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在政事之上，所以想贪官有能，这只怕本身就是件极可笑的事情。”

范闲笑了笑，发现伞下并不能容下两人，身边这年轻书生的右肩已经湿了大块，于是悄悄将伞向书生那边挪了挪，应道：“贪官即便疏于政事，但也总比什么都不会的人做官后一通瞎弄要好些。”

年轻书生一挑眉毛，似乎有些不解：“只要肯做事，总比荒废政事要好些。”

范闲握着伞把的手紧了紧，摇头道：“一条河堤，不修的话大概隔几年就会决一次。如果一个不会河工的清官，在河堤上一阵瞎修，说不定每年都会决几次口。你说那些沿河居住的百姓，到底是希望郡上是位无能勤勉的清官，还是位无能懒惰的贪官？”

年轻书生一时语塞，半晌之后呵呵笑道：“这怕也是特例，一任父母官总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，比如量田发粮、赈灾济民、断讼决狱，如果是个懒官，这治下只怕也会乱七八糟。”

范闲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所以关键在于能力，还不是在清或贪。”

其实他这看法倒不见得正确，说来还是受了前世那些官场小说的影响，但这种论点在如今庆国的民间倒也颇为新鲜，那位与他共伞的年轻书生不免来了兴趣，追问道：“如果一位官员有能力，却十分贪腐，难道朝廷就由着他去？”

不知怎的，范闲听他这样一说，便想起了自己的老丈人，那位庆国著名的奸相林若甫，世人皆知其贪，但陛下深知其能，故而一直任用至今，再想这年轻书生问的问题，只好摇头说道：“吏治本就是艰难繁复之事，哪有简单有效的法子。不过若只求朝廷监管，自修德养，便奢望官场之上一片清明，未免有些异想天开。”

“朝廷若加强监管力度，难道不能防治贪腐？”年轻书生皱着眉头，粗眉如椽挤作一堆，“就说今日那位已然下狱的礼部尚书郭攸之，如果监察院前些年也如今次一般，科场的风气怎会败坏成如今的模样。”

范闲其实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高见，但是骨子里却有些清谈不怕误国的糊涂劲儿，兴致一起，就接下话去：“若是监察院陈院长向郭攸之行贿，让他的子侄录入头等之中，那你说谁去监管此事？”

年轻书生不以为然道：“自然还有陛下神目如电。”

范闲更加不以为然道：“以一人治天下，哪里如此容易？”其实他清楚，皇帝一定还有暗中的手段在制衡独大的监察院，这种手段里甚至可能还包括父亲一直没有显露出来的力量。但是前世一些青涩的政治理念，让范闲对于皇帝这种工作一向有些嗤之以鼻，从来不认为将天下视作碗肥肉的天子，会有那个闲心去理会官场之上所有的不公。

随意说着话，伞下二人来到一间客栈外面，那年轻书生温和一笑说道：“谢谢公子半伞之赐，我已到了。”